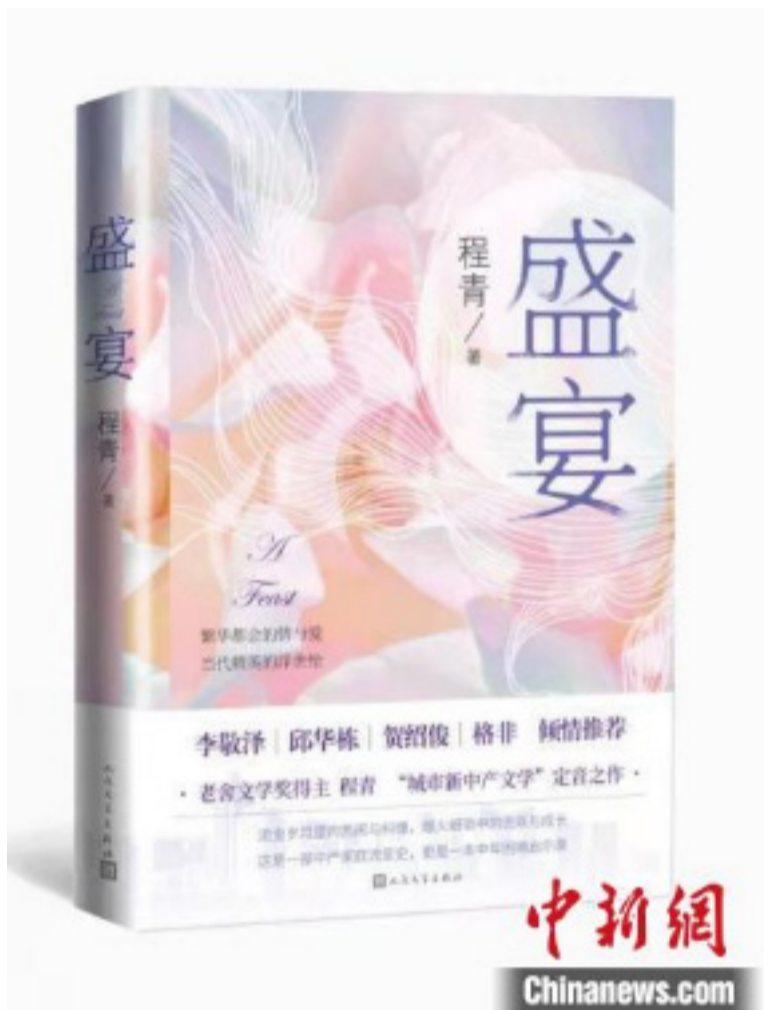


老舍文学奖得主程青冷冽书写 “城市新中产”的“盛宴”



《盛宴》书封。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

中新网北京8月18日电（记者 应妮）老舍文学奖得主程青的长篇小说《盛宴》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这是作家程青凝聚多年城市生活经验与情感的心力之作。该作聚焦中产群落的鲜丽人生，书写繁华却不流于物质，从烟火琐细中打捞出各自的经验，让读者恍然一句：原来如此。

《盛宴》的故事并不复杂。阳光湖水，花园洋房，盛宴的发生之地——“

沁芳园”开篇便在“我”与老公老唐的买房、入住经历之中跃入读者视野。而身为知识分子的“我”，即便并没有足够富裕，依然拼尽全力住进了这个高档社区。于是，在邻居黎先生与黎太太家中，教授、医生、金融与互联网高管、商人、艺术家等各界精英渐次出场，即便全职太太，都是名校海归。随着作为旁观者的“我”与先生老唐的闯入与探询，“沁芳园”里，流金岁月，场场欢宴，喧哗萧

索，世相人生。

然而，当众人眼中的完美家庭出现罅隙，热闹背后浮起失序，帷幕落下后的生活又该何去何从？亲密关系的逸出与博弈，藏着他们的情感纠葛、心理隐秘甚至精神之感。

提起笔来，程青诚实地书写出她所看到、所身处的中产生活最日常最真实的那个面向，带领读者对习焉不察的庸常生活重新打量一番，从其中俯拾即是烟火琐细中打捞出各自的经验，互为印证，然后恍然一句：原来如此。

程青进入文坛较早，创作量丰富，也是当代女作家中比较另类的一个，她总在关照这个社会中的特殊人群，对这个时代和社会完成文学式的解读。而且，程青的创作水准稳定，语言细腻、目光犀利，具有敏锐的观察社会表现社会的能力，在众多作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。

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评价：“程青特别难得，每一部作品几乎都选择了我们这

个时代中特别典型的一个人群。”

在《盛宴》中，她试图修复许多影视、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些对中产的浮华想象，用自己的在场经验将对它们的表达落于实地。全书聚焦中产群落的鲜丽人生，书写繁华却不流于物质，而是摹画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处事原则，挖掘这一群体的性格常量，展现其情感逻辑背后的文化生态。正如著名作家邱华栋所言：“程青是女性作家里少有的能直视人性深渊的人，她的作品就像匕首一样锐利，同时又带有生活中的烟火气，让人感受到温暖和爱。”

同时，《盛宴》的魅力来自它对一个群体、一个时代的概括能力。如评论家弋舟所说：“这样的长篇小说只可能在今天的汉语写作中发生，因为小说中描摹的一切，千百年来从未成为中国人的事实——那个传说中的‘中产阶级’，千真万确，已经活在了我们的眼前。”

但在中国的文学语境里，这一群体“

天然流俗”，即便部分成功了，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几乎就是虚浮与矫情的代言人。因此，中国的小说家们也苦于在“城市新中产文学”这个概念下落笔——毕竟菲茨杰拉德、海明威、理查德·耶茨无法对标国人的城市生活状况。如此意义上，《盛宴》这样的长篇在今天的汉语写作中发生并成功尝试，堪称宝贵。

正如子君念念不忘地喃喃“我是我自己的”，可是她和涓生一起的日子又何尝真正是自己的？两情相悦的现代自由婚姻中，两个人所谓的柔情蜜意和自由意志，依然无法抵抗庸常与时光的消磨，完美模板式的家庭仍可能走向坍塌。但是，《盛宴》并没有将对“中年情感困境”的探索仅局限在两性关系上，正如评论家贺绍俊的评价：“程青对男权文化中心的严峻现实有着自己的认知，但她不愿意把责任推卸到一个个具体的男人身上，而是认为应该从社会机制、文化观念等层面上寻找原因。”（完）